【研究评述】

青春奥秘的历史与文化想象

——《我们为何膜拜青春——年龄的文化史》阅读笔记

田 杰

【作者简介】田杰，男，深圳青年学院教授，主要研究青年问题。

【原文出处】《青年学报》（沪），2019.1.40～47

一、青春与文明

在人类创造的全部语言中，可能没有任何一个词汇比“青春”或“年轻”“青年”更美好、更令人神往的了。它象征着生命的活力，意味着自然的生机。青春永驻，永葆青春，青春常在……是人猿揖别以来人类永恒的期冀与梦幻！在人类文明和文化创造的历史上，几乎所有关于青春的言说、创作、想象都是最深情、感人的，无论它讲述的是青春的新生还是青春的毁灭，无论是悲剧的故事还是喜剧的故事，都可能作为一种美，一种人性的、浪漫的美，而为人所欣赏。

青春的话语，与其说相对于童稚，毋宁说更指向老年——逝去的青春是最宝贵的。人以何种方式老去，不只是一种生理或生物学现象，更是一种社会的、历史的或文化的现象。人怎样才能长生不老、青春永驻？这是自神话时代人类就开始追求的一种“生命”理想。在古老的神话中，神是不老的，甚而是不死的，但对人类来说，这只能是一种向往，一种关于生命的近乎荒诞的神奇想象。但是，也正是由于这种向往和想象，以及对它的不懈追求，人开始深刻反省自身生命的价值和他繁衍生息的这个世界的存在。因此，对长生不老、青春永驻的追求与渴望，与其说是对生命流逝和死亡的恐惧与敬畏，毋宁说是对生命价值、自然世界与社会奥秘的洞察与理解。人类几乎所有的欲望和希望，所有的寻求和渴望，所有的创造和想象，都由此源源不息喷涌而出，汇成人类生命、文明和历史的万古长河。青春的奥秘，隐含着人类文明历史演进的遗传密码，也蕴藏着人类个体生命生成、发育和发展的无限玄机。

“历史年轮”是关于历史叙事及其“年龄”特征的自然、生动而形象的比喻。所有关于历史、现在、未来的记忆与想象，都蕴涵、嵌入在这层叠斑驳的年轮/年龄之中。因此，青春，是人的自然年龄的文明形式。年龄，既是人类个体存在的自然的时间形式——生命的自然形式，也是人类存在、发展的文明形式，或人类文明生成、演进的自然形式。这不也正是我们关于青春、年轻、青年的种种思考的一种内在的，同时也是自然、历史和理性相统一的逻辑么？

美国学者罗伯特·波格·哈里森的《我们为何膜拜青春——年龄的文化史》[1]，通过关于青春的种种历史与文化想象，试图揭示青春背后隐藏的种种奥秘。本书台湾版推介语中说道：“如果，你时常考虑社会为何对青春如此着迷，这是一本你必读的书。”

这是一本不大的小书，中文版16万多字。但作者说这是一本可以写得“要命的长”的书。因为，这牵涉到一个既非常重要又十分复杂的问题，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关于青春或年轻、“返老还童”的时尚话题。本书运用随笔笔法，却不失“内在叙事逻辑或一贯性的内核”，是关于“年纪”的严肃的哲学思考。真的要把这本书读下来，并稍许认真思考其中所谈到的问题、观点、理论，以及它的层层论证与逻辑，还

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

确实不容易。在阅读过程中,你会惊异于作者的“玄心、洞见、妙赏、深情”(借用冯友兰的话),行文往返穿梭于哲学、史学、人类学、语文学、文学、诗学,以及进化理论、宗教神学、神话学、精神分析等诸多学科、文献之间,会让你对作者的学识修养、辨析运思惊叹不已。有时甚而会迷离其间而辗转不知所踪。当然,更多还是带来诸多的新奇、感悟乃至惊喜。

二、年纪、年轻与创造

我们为什么膜拜青春?哈里森在《我们为什么膜拜青春》中讲述了一个美国版的“返老还童”“膜拜青春”的故事,但他对这个故事作了类似神话学的解读。他回到鸿蒙初辟、人猿揖别的文明诞生之际,从“幼态持续”这一人类独有的进化现象,抽丝剥茧,条分缕析,一点一点地揭示青春的奥秘。

首先遇到并需要解释的是“年纪”这一“耐人寻味的现象”。在作者看来,任何事物、现象都有“年纪”。但是,人们常常将时间空间化,即将时间视为一定空间条件下的线性或前后相续的物理过程,“而不是去探寻‘年纪’多维度和互相贯穿的各个幽深处”。[2]时间与空间,是存在的特性。年纪与时间有关,但它又不是简单的时间现象。就人本身来说,他不只是一个生物学意义上的存在,人的年纪现象也并非生物学完全解释得了,因为“人除了是生物体,还会创造出超生物的机构制度,让文化元素和历史元素以一种柏格森和大部分其他哲学家都没去检视的方式互动”。人与其他生物不同,他的故事开始于个人诞生之前,并持续到个人死亡之后,他“诞生在一个人为创造的世界,而这些世界的历史过去(historical past)和历史未来(historical future)都超越个人的一生”[3]。时间与人、与人的年纪的关系,在哈里森这里获得一种新的解释,亦即一种历史的和文化的解释。年纪因此而被定义为一种超越物理空间和时间、超越单纯生物学和生理学意义、超越个体生命过程和人生体验的存在。

人类的年纪现象是复杂的。人也会像其他生物体一样最终老去,但人却可以借助历史和文化而左右老化的过程和形式。人类物种将进化的历史转化为文化,也将文化转化为物种的进化过程。文化成为改变着我们物种的强大力量,并以超速状态从很多最根本方面改变着我们物种。对不同时代的人们,年纪有着不同的意义和表现。今天的一些人们,可能年轻的时光已经逝去,但他/她依然会保留一张稚嫩的脸蛋,这或许不仅是由于营养、保健、养护等条件的改善,“还因为一个整体的生物文化转化(bio-cultural transformation)业已把一大部分人类变成了一个‘年轻’物种——外观上年轻、行为上年轻、心智上年轻、生活方式上年轻,以及(这是最重要的)欲望上年轻”[4]。在这里,年轻,不仅仅是一种生物学或社会学意义上的一种年龄状态,而且具有了更丰富和完整的形态学特征:年轻,是一个新的人类“物种”!文化的力量可以让人“返老还童”,也可以让人青春永驻——因为,年轻,或青春,不再仅仅决定于人的生物学年纪。

哈里森指出,动物的生命历程在每一代中都重新来过,而人则是“被抛掷到一个行进的故事里(即历史中)”;人的过去并不完全意味着一段时间或生命过程的终结,而是“会开出一个有生之年他们不会见到的未来”。人的故事,人的过去与未来的联结,总之,人的历史,即是人的自然生命的文化形式。因此,人具有一种独特的“文化年纪”,“这文化年纪是以许多代人的跨距为尺度,不是以个人生物年纪为尺度。”[5]

进化本身并不蕴含自然的某种目的性,但人类本身可以为着某种需要而确立一定的目的。这是现代进化思想的基本观点。进化理论同样可以为解释人类年纪现象提供“自然史基础”(马克思语)。按照这一观点,年轻,不是自然的必然性,但它的“自然史基础”为它提供了无限的可能性。在哈里森看来,“我们人生中的瞬时刹那就像火花一样,是不断生起与复归于一个无规定性的本源”—— 一种可能性,一种尚未被证明和实现的“潜能性”,它“会穿透现象,给予它们深度、密度和不透明性,让它们充满未能实现的潜能”。“潜能性”是“浩瀚海洋”,而“现实性”只不过是它的“一轮玻璃波浪”。[6]不断生起与复归,生命不再是一个简单的“向死而生”的线性过程;年轻和青春,更意味着一种可能性,一种潜能。“返老还

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

童”不再是神话,而是一种新的生命观。哈里森关于年纪、年轻、青春的观点,无疑是新颖而深刻并富于启发性的。

从进化的角度看,人的第一个特点是“年轻”——人类的智力只有几万年的历史,而生物运动功能的发展完善却经历了几十亿年。即使人类理性,也只能算是进化史上的一个新生儿,尽管它属于生物进化史上的最大成就。人类“年轻”的特性首先体现在他需要经过漫长的童年才能发展出智力。“就所需要花的培养时间而言,没有什么比人类智力还要奢侈。”智力与年纪,与年轻,有着一种自然而内在的关联。

智力是人类文明的产生和发展的基础和必要条件。从另一个角度看,智力也是人类所有幸与不幸的渊源。“它让我们同时会回避风险和招惹风险。它促进了文明的福荫和野蛮,把我们既造成地球上最懂得害怕的物种,又造就成最可堪害怕的物种。”这造就了人类的另一天性和生存现实:人类较比其他任何物种都更暴露在危险之下,它将自己置身于开放世界的各种可能性之中,包括灭绝的可能性。但这也促进了人类知识的进步:“知识起源于人类对周遭世界的新奇与陌生的响应。”对年轻的智人种来说,世界永远都是新奇和陌生,“新东西让人震惊。它要求人去注意、理解和适应。”[7]这意味着,年轻,既充满着希望,也充满着风险。但这是创造的开端,是想象腾飞的时刻,是无限可能和潜能得以释放的“自然史基础”。在人类文明之初创造的神话中,总是年轻的神祇充当发明的主角,为人类带来火、艺术、太阳、光明……

在希腊文中,neos这个单词兼指“年轻”和“新”两个意思。在自然界,“新”意味着失去稳定与平衡的扰乱和危险。但对人来说,与其他物种不同,他在“惧新”(一种更原始的生物特性,因而也是人的一种天性)的同时,更有一种“爱新”的倾向。他会被各种新鲜事物所吸引,这是发明和创造的开端,是一种“只可能出现在一种既精力旺盛又备受折磨的物种中”的“非世间力量”。惧新在本质上与爱新是一致的,只是它作为一种反趋势才站到了爱新的对立面。趋新是爱新与惧新的统一,是创造活动的原动力。因为“趋新”,人类这一物种才得以将自己独有的“非世间的力量释放到自然世界”之中去。[8]

人的这种创造心理和创造性活动揭示了一个“人类学真理”:爱自己所恐惧的事物,摧毁自己所爱的事物,理性常常被理性本身所推翻;人有一股彻底离奇的“力量”,驱使人不断获取新的知识以克服恐惧,而新的恐惧往往又接踵而来。“这些恐惧最终来说不是世界造成的而是我们自己造成的。”这一“人类学真理”,“人”的鲁莽、怪异,人的创造性和冒险精神,不是在“众长老”而是在“年轻人”那里得到最深刻和最真实体现的。年轻人,是“人”的一个模范。正因此,在希腊文中,neos这个单词才获得“年轻”和“新”的双重涵义。[9]

年轻人更多“爱新”的天性,更富有对世界的挑战性。“‘爱新’会驱策人去探险、发现、挑战、征服和在目空一切中做出不自量力的事。”人可能去挑战灾难与死亡,而他之所以如此大胆,可能因为他年纪还不够老,不知道潜伏在大海、山脉和陌生之地的死亡。“爱新”的无畏精神是人类创造和思想的必要前提。但是,对人类的创造性活动与思考同样重要的还有人类的恐惧与焦虑,“没有任何外在危险足以激发人的自我意识。只有他罔顾后果的自我超越可以把自己吓坏,产生意识。只有从谨慎小心和鲁莽大胆之间的裂缝,人方可拔身而起,突人意义领域。”这即意味着,年轻的激情还需要理性去引导和规制。[10]

三、“年轻”与“幼态持续”

哈里森首先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人与他们的灵长类祖先相比,在生理结构上到底有多大差异?人比他们的祖先更成熟吗?或者说,人的成熟程度超过他们的任何生物远祖而进入成年阶段了吗?哈里森借用“幼态持续”理论来分析理解这些问题。

19世纪德国生物学家黑克尔提出的“重演理论”(复演说),声称“个体生成重演物种生成”,认为人类胚胎在成长过程中将先复制其“远祖”的成年形态而后才超越之。“重演说”一度成为解释人类进化现象的重要依据。霍尔在《青春期》中即根据这一理论描

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

述和解释某些青少年现象。但“重演说”的形态学证据似乎并不充分。荷兰解剖学家博尔克在20世纪初期进一步提出“胎儿化理论”,认为人类基本上是一种幼猿——一种自然成长过程(成长为成猿的过程)被暂时延缓的幼猿,而且,正是这种“延后”使人类得以终身维持“幼态”,就身体发展来说“人类是一个性成熟的灵长类胎儿”。博尔克描述的“胎儿化”现象在生物学上称为“幼态持续”(Neoteny)。Neoteny由两个希腊文字根组成,neos指“新”或“年轻”;teinein指延伸、趋向或保留。“在演化生物学中,‘幼态持续’是指胎儿或幼虫或幼儿阶段的特征持续至成年阶段,也指发育速率总体上的减慢(这让幼年特征可以被保留至较后来的生命阶段)。”[11]

半个世纪后,美国古生物和进化论科学家古尔德重新发掘博尔克的“核心洞见”,提出“马赛克式演化”的观点,认为可影响生物形态的环境极其复杂,人体的不同部分是因应不同的局部压力而进化出来的。古尔德因此还认为,“幼态”“老态”特征可以在人类身上并存不悖,为“异代并存”观点建立了进化论的科学依据。古尔德进一步指出:“我相信人类‘基本上’是幼态性的,但不是因为我们能够列举一系列重要的幼态特征,而是因为人类演化的一个特征明显是整体和暂时的发展延缓。这延缓建立了一个母体,让人类形态所有发展趋势都要受到它的评估。”(着重号为原文所加)“发展延缓”是人类进化的基本母体,也是人类幼态特征的源头。按照这一观点,“发展延缓”还可能是人类“更高的智能和更高的社会化能力”的源头——前者有助于人脑的进化,后者使学习期延长,而“这两大特征也解释了那被称为‘文化’的人类专有生存策略。”古尔德特别认为,人类物种的优势来自我们不情愿长大;就人之成为人这一“大蓝图”而言,“幼态持续”“发展延缓”的重要性再怎么强调都不为过,因为它对我们物种的深刻影响远超过只是带来一些幼态特征。它就是一座花园,一座幼儿园……[12]

青春的全部奥秘,或许就在这“幼态持续”之中。或者说,它是打开青春奥秘之门的一把钥匙。幼态持续,是人类进化形成的一种特有的成长方式;是人类特有的保留幼态形式的成熟状态;它给了人类更大的物种自由,包括不听任过去摆布的自由和追求新的可能性的自由;它使人类的进化始终处于一种开放的不确定状态而具有更多的可能性,“经过岁月流转之后变成了更轻盈、更自由、更敏捷和更具有冒险精神的物种,简言之是更聪明和更年轻的物种(也许更好的说法是‘因为更年轻而更聪明的物种’)。”[13]就人生领域而言,“幼态持续”还给了人一个充实的信仰和精神世界:“如果成年人心性里不存在一个小孩(这个小孩把父亲看成男神,把母亲看成女神,还会看见各式神祇),这世界就不会有宗教;又如果这世界没有宗教,世界就不成其为世界……也不会有俄狄浦斯情结和各种艺术、诗歌、科学或哲学(它们的活力有赖孩提般的惊奇心)。”[14]在进化的历史上,一个更聪明、更年轻的物种,由此而诞生!

但哈里森的论述并未就此而至。他在幼态持续、幼态化、幼态化革命之间建立了一个连续的、动态的、逻辑的链条:“幼态持续”作为人类固有的物种进化现象,是人类文化得以诞生和不断发展的主要推动力量;“幼态化”则是由于“幼态持续”的作用,形成文化与社会的“回春化”过程;“幼态化革命”,是“幼态化”过程产生的重大社会与文化变迁。这种革命主要发生在人类文明诞生后,特别是近现代以来的历史上。“幼态化革命”的发生与作用机制已不再为一般的生物学或进化原理所支配,而是“天才”与“智慧”(哈里森区分的智人的两种“智能”,前者专注于创造属于未来的新事物,后者专注于继承过去的遗产并在传递过程中予以更新)协同作用、“新”与“年轻”同时推进的结果。

“幼态化”和“幼态化革命”是哈里森全部论证的关键之处。

“天才”与“智慧”,是“幼态化”和“幼态化革命”中的两种“智能”力量。一般认为,少年和青年更富于“天才”特性和创造精神,而老年则更具有“智慧”和稳健特征。“科学小孩”和“孩提精神”似乎可以证明这一点。但人类进化和文明的历史绝不会简单到如此地步。哈里森于是提出如下“一系列令人忐忑不安的问题”:“一个社会可以完全不要‘智慧’而把它的命运只托付给‘天才’吗?一个失去历史性(his-

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

toricity)的社会还能拥有未来吗？我们有可能在失去文化记忆之后还能理解我们行为和决定的背后驱力，理解自己是谁吗？自我知识(self-knowledge)是可以跟知识的谵妄膨胀和断片化相融合吗？没有一个文化成熟过程相伴随，回春是可能的吗？”[15]哈里森认为，要回答这些问题，既需要弄清“天才”和“智慧”的观念，也要看它们在过去是如何有创意地携手合作和相互支援的，而无数事实也证明，只有“智慧”与“天才”联手，才能缔造出真正的“幼态化革命”。20世纪特别是战后五六十年代以来，由于“天才”的狂热和膨胀而引发的社会文化变迁的速率愈益加快，“以致没有人知道人类心灵是否有足够的年轻弹性可以适应我们狂热‘天才’的加速度革命”。这造就了一个哈里森所谓的“如火山喷发般的‘天才’所打开的鸿沟”。事实上，这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幼态化”或“幼态化革命”。

哈里森主张苏格拉底、柏拉图式的“天才”与“智慧”的结合(哈里森认为苏格拉底是古希腊哲学幼态化革命的开创者，柏拉图则是这场革命的完成者)，崇尚“小孩神学”的早期宗教改革所实现的“幼态化革命”(哈里森认为“早期基督教在很多方面都堪称一场幼态化革命”)，欣赏维柯那样视“人之时代”是历史的继承人而不是历史的孤儿，呼吁“天才”与“智慧”的结合而不是呼吁“天才”把自己从“智慧”的权威中解放出来。但哈里森认为，“美国的建国是政治史上最了不起的幼态化革命之一”，美国这个“启蒙运动之子”既能臻于成熟而又不失赤子之心。

四、“幼态化革命”与美国化

美国之可以作为“幼态化革命”最成功的案例之一，哈里森对此做出这样的解释：“如果说生物学中的幼态持续是指把幼年的特征保留在成年阶段，那么在美利坚合众国的缔造中找到的就是这过程的文化对应面：一个新国家成功地把取自万邦遗产的许多古老元素带进它的‘年轻’中。”(美国)“给一种老迈特征披上新鲜或回春形式，或是让它在一个和原来不同的脉络获得新生命”，这是一种文化幼态化的模式。“美国是个膜拜年轻的国家”，但美国也是“最古老的现代国家”。[16]“最明显不过的是，不管美国有多少‘新’东西，它都老得不亚于地球上最古老的国家。”[17]

现在可以回到哈里森在本书开头提出的问题：开始于二战后美国的“返老还童时代”(age of juvenescencn)何以成为席卷西方文化和许多其他文化的现象，亦即“美国化何以轻易席卷全球”？哈里森认为，这是一个“巨大的谜”。

一种解释是，“美国化”汇集了所有其他文化的“集体潜意识”，并将其“从传统抑制中解放出来”，于是成就了以“美国化”为表征的现今美国文化的模样并影响世界。简言之，“美国化”是所有其他文化的二维投影。事实果真如此吗？对此，作者既未完全肯定，也未根本否认，而是认为，“美国并不只是一个特定文化、国家或世界霸权，更是一个几何投影的大舞台，而整个世界以缩小的形式出现在其中。”但是，这个投影并不是简单的影像折射，而是一个影像重塑的过程。“任何文化一旦进入了这样的投影空间，就无法由正方形回复为立方体。最后，该文化会变得不能理解自身。这正是为什么在一个愈来愈通过屏幕了解自身的世界，美国的战后大众文化最终成了唯一说得通的文化。”[18]

关于文化的传播、吸纳、融合、创造，作者并未停留在这些关于文化的一般性讨论上，而是转换了一个新的视角：“主张美国文化能够席卷世界的秘密在于它的年轻。”作者接着谈道：“论想象力的年轻，地球上没有一个社会可以比得上(甚至只是贴近)美国：它的年轻活力、色彩、形式、产品和叙事全都可直接吸引我们天性里最‘幼态持续’的孩提成分。基于此，我们似乎可以这样说，美国之所以可为任何其他文化理解而它本身却无法理解任何其他文化，道理一如成年人可以理解年轻人但年轻人却无法理解成年人。”[19]

但这似乎仍只是问题的表象，而未触及问题的实质，并且不是问题的全部。作者认为，美国化固然正以它的年轻形象重塑人类社会，但这仍不能构成年轻人与成年人之间不能相互理解的正当理由。由此，作者进一步指出：“我们这个返老还童的时代不只是美国化的结果”，还有“人类集体心灵幼

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

态持续基底的最深层次”的原因，亦即“人类物种在演化过程中获得的天生年轻性。”[20]不过，作者并不认为问题至此可以盖棺论定了，因为“返老还童”时代固然是一件代表着人类进化本身的划时代事件，而不只是现代文明的一个文化发展阶段。但从一般文化史的角度，我们还不能对这一事件做出解释。其原因是，一方面我们时代的“智慧”尚不足以让我们在放眼未来的前提下，通过综合过去与现在而创造出活的记忆，所以无论面对过去、现在还是未来，我们常常“不知所措”。[21]另一方面，“我们目前并不处于一个可以回答上述问题的历史位置”。[22]对“美国化”的未来，哈里森持乐观谨慎的态度。他认为至今我们还不能预见“美国化”的全球性胜利，也许美国不久之后会失去它的地缘政治霸权，但美国化将会继续存在很长一段时间。原因很简单，这缘于“美国化”与“返老还童”或“幼态持续”的关系。

总之，就文化过程来说，在于美国文化的“幼态化”，它以“回春形式”不断获得新生命而“新新不息”！这是一幅现代世界的人们比较熟悉的图景，即战后美国(不只在文化方面)逐渐称霸并影响世界的图景。似乎美国让全世界的人们“返老还童”了，美国不仅是救苦救难的救世主，还让人返老还童、青春永驻！这固然不能完全令人信服，但也不能轻易否定。况且，这也并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美国社会学和政治学家查尔斯·赖克1970年出版的《美国的返青》(*The Greening of America*，另有译为《美国的青春化》《让美国恢复青春》《绿化美国》等)一书充分肯定了新时代中年轻一代对年长一代的教化作用，认为美国将经历一次普遍的返青。曼海姆在“代问题”中则更早谈到社会的“返青”现象，认为文化过程中新参与者不断出现和先前的参与者不断退出，以及任何一代成员都只能参与有限的历史过程，这就是有关社会不断“返青”(rejuvenation)的过程。“在新的经验基础上开始全新的生活，确定自己的新命运、新期望，这只有通过新生命的诞生才可能实现。所有这些都包含在‘返青’的过程中。”[23]但比较哈里森，其他关于美国“返老还童”的论述都显得随意而单薄。

五、“新新不息力”与创新

“新新不息力”是哈里森借用阿伦特创造的概念。阿伦特在《人的境况》中把“新新不息”的概念引入对人的历史及其发展过程的理解之中，认为人有能力，而且有潜力通过自己的行动不断把新事物带入这个世界：“作为‘人’就意味着有能力发起改变世界的倡议”。哈里森在第四章注释中摘引了阿伦特在《人的境况》中的下面一段话：

“能让世界(人类事务领域)从其通常的、‘自然’的毁灭里拯救出来的奇迹，最终乃端赖新新不息力，它是人类行动能力的存有论根源。换言之是端赖新人(new men)的诞生和新的开始，端赖他们通过出生而拥有的行动能力。只有充分体认这种能力方能让我们对人类事务寄以信(faith)和望(hope)，而这两种人类存有(human existence)的本质特征乃为古希腊人完全忽略：他们把保持信心视为一种非常罕见和不太重要的美德，又把希望视为潘多拉盒子里的错觉。把对世界的信与望表达得最灿烂和最简洁的大概就是《福音书》里宣布的‘大喜讯息’：‘有一个小孩已降生在我们之中。’”[24]

在这段话的前面，阿伦特谈道：死亡是自然的厄运；死亡也是历史过程不可取消的标志。但是，人并不完全顺应自然的规律。他们总是通过自己行动的努力而避免使自己成为某种自然必然性的牺牲品。人的行动打破了这一规律，“打破了日常生活不可变易的自动进程，进而打破和干预了生物生命过程的循环”。这也是人“打断生命进程和开创新事物的能力，一种行动固有的能力”。这意味着人不是为死而生，而是为着开端启新而生，否则就是人性的毁灭与破坏。“人自身就是一个开创者”。“每个人的诞生都为世界带来独一无二的新东西”。[25]

哈里森明白谈道：“最广义来说，本书的主要努力就是要清理和评价‘新新不息力’的内在文化动力，以断定当代返老还童是否有着把世界从其自然毁灭里拯救出来的特征，还是说它只是一种历史上非常罕见的自毁形式。”但“在历史的现阶段，对这个问题的明确答案尚未可得”。[26]“返老还童”，抑或“自然毁灭”，人类实际上是处在一个向何处去的十

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

字路口。问题只在于,人类是如阿伦特所说的“遵循必死的规律”,还是通过创造性行动而打断这一规律,进而打破和干预“生物生命过程的循环”?这是人类所面对并亟待破解的一个难题。

唯一的出路是创新,而且必须是“新新不息”,必须是获得源源不竭的创新动力(“新新不息力”),而这一动力源泉不在别处,而是在最幽暗的历史深处,在人类文明和生命创造的源头。毫无疑问,这是一种全新的创造观、创新观,同时也是一种新的文化观和历史观。这也预示着阿伦特所谓的“人的诞生性和开始的奇迹”——新人、新事物、新的开始,还有信心、信仰与希望。

“新新不息力”首先指人类拥有的一种可以不断创造他们所诞生的世界的潜在能力。在历史层面,“新新不息力”是一种可以“活化”或更新历史的创造性力量,而这里所谓的历史,不仅是指过去,而是过去、现在、未来相融合的一种历史。新新不息力可以开创历史的新局面,历史也借此向未来敞开。对历史,哈里森这样界定:“这里所说的‘历史’不是指过去了的历史,而是指可作为更新孵育器的历史,它可以把来自‘未来’(一个与‘过去’款曲暗通的‘未来’)的新生可能性赋予‘现在’。”这个历史,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时间的历史,而是指历史的一种机能、潜能或更新机制。它联结过去和未来而新生于现在,未来诞生于过去,过去在未来新生。无法更新的历史,无法让历史的遗产回春,这样的历史自然会迅速衰老。[27]

“新新不息力”是“幼态化革命”的源动力。如果一个国家只着眼于未来,而找不到方法对过去进行新陈代谢,就不会有真正的“年轻”或前景而言。西方文明的“一个不凡之处在于反复找到通向最初源头而再生自己的途径”。西方的“智慧”和“天才”采取“投射性回收”的方式从“先在性”的子宫中诞生出新形式。这种回收不是“复兴”,而是将其重新活力化。西方文化就是一再“新新不息”自己的遗产而开创出历史的新局面,是一种“寓更新于重复”。这是一种新的创新观念。“给它新!”(Make it new!),是现代主义者发出的命令。这种“新”从哪里来?不是无中生有,而是要“上穷碧落下黄泉”,“下至阴间去给已死的语言赋予新的声音,去为一种较早期的形式或传统带来年轻的版本。”要通过回收和更新历史的遗产来“创新”,因为真正的“新”不是“新奇”而是“找出法子把旧变成新,给予旧传统年轻和生气勃勃的风格。”[28]创新,应包括更新,甚至可以说首先是更新,或者还可以说,没有更新便没有创新!由更新而来的创新,即是“回春”,是重新激活某些既有的或传统的东西使之“重新活力化”,因为新生命总是孕育在过去的母体之中而不可能横空出世。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哈里森提出,必须通过“源头”(the source)的创造力或再生力来建立一个相对恒久的世界;这种力不是某种可以人为驾驭控制的“自然资源”,而只能是在一种可以把过去、未来和现在连接在一起并使之保持动态关系的“世界时间”的深处被唤起。[29]

创新,回春,“幼态化革命”,似乎被摆在了问题的同一层面。但无论历史还是现实的真实情况都是异常复杂的。哈里森质疑“当代社会正在经历的返老还童”的根本性质:“它代表的是一种货真价实的幼态化革命,一种程度和范围上皆为西方文化从未经历过的回春化”,还是一种“幼稚化”?回春化给过去一个可生长的未来,给“新者”“一种绵长的奠基力量”,而幼稚化则排斥历史,使“现在”失去时间和现象学深度;文化的幼态化可把“年轻”带到一个成熟的高度,而幼稚化则会让“年轻”未老先衰,让“老年”乳臭未干。我们真的进入了一个创新、回春、幼态化革命的时代了么?哈里森认为,至少现在还不具备回答这个问题的条件。我们需要特别警惕和预防某些事情的发生,如隔断、破坏历史的脉络而“使世界变成一个不停地动山摇的所在而非一个静谧的常数”,如以一种“拆毁世界的英雄气概”充当“回春的英雄”,如“魅力十足”的创造力的过度发挥,如“年轻而欢快”地相信“通过破坏去除岁月痕迹可以让人回春”……他告诫人们:不停地追求“日新月异”将“把‘无世界性’(worldlessness)变成了一种普遍的世界情绪”。[30]

六、年轻的“新来者”

“新来者”(oi néoi),是古希腊用来指年轻人的字

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

眼。创造拯救世界奇迹“端赖新人的诞生”;世界的新新不息要依赖“新来者”。一旦“新来者”“准备好照管世界,就可给世界灌注新生命”——准备好,意味着他们的成熟,变成成年人,愿意负起对世界的责任。[31]

年轻人与世界有一种矛盾的关系。他们是被抛掷到这个世界中来的,这个世界不是他们所选择和建造的。他们并不拥有这个世界,但他们必然要继承这个世界。学校把他们接引到这个世界中来。年轻人从学校得知这个世界从何而来,并进入一个成熟化的过程,“他愈了解到‘现在’是‘过去’的结果,就愈意识到‘现在’是‘未来’的前奏。”任何电子装置都不可能取代学校的作用。学校教育“必须把学生投入历史深处,把他们推向作古者(the dead)用不合时宜的声音说话的地下世界。只有采取‘下阴间’(katabasis)的教育方式,教育才会有未来性。”但教育只是指出那条通往阴间之路,而不是牵手把年轻人带到那里。“源头”深藏在每个年轻人的自我深处,年轻人要自己发现“源头”,要进入自我深处以触及藏在文明灵魂深处的回春力量。“这些深处从不停止召唤年轻人”;“这些召唤是发自历史要让故事继续上演的无条件意志。”[32]

回到源头,这是一条必由之路。“如果年轻人想要继承‘未来’,就必须离开那条通向‘未来’刺眼光明的直路,改走另一条路。这条路会离开‘现在’的纠结,向后转和下行至‘过去’,最后通人‘未来’的新生(vitanuova)。”教育的首务是去创造“活的文化记忆”,即柏格森所谓“一种着眼于未来而对现在和过去所做的综合”。这是一个“历史化”,亦即年轻人成为历史继承人的转化过程,是一个发生在自我的幽深之处,类似但丁《神曲》朝圣之旅中朝圣者精神转化的过程。“只有年轻人的灵魂”“方能让历史的常新潜力生根和萌芽。”[33]

只有回到历史深处,回到源头,才能走进历史,未来也才会向你敞开,“新人”“新来者”才会走来。从历史走来的“新人”“新来者”,才会真正有“年轻之爱”“爱世界之爱”。教育的使命是导引出一种对世界的爱。这种爱的源头在哪里?通往这种爱之路的人口在哪里?“在介于童年与成年之间的阶段”,即年轻或青年阶段。[34]

“要确保‘年轻’的活力,没有比老年化(en-age)‘年轻’更稳当的方法。”[35]

人类年纪在文化上的吊诡:“通过变老可以让我们变年轻。”[36]

但也必须特别警惕:一个社会对“年轻”的痴迷与崇拜,实际上是对“年轻”发起的一场战争!“幼儿化”(infantilize)欲望可能将整个世界变成一个孤儿院,年轻人可能沦为历史的孤儿!(参见前言)

青春的奥秘,实际并不神秘!青春之路,不只一片光明,亦将充满艰辛乃至残酷。

参考文献:

[1][美]罗伯特·波格·哈里森.我们为何膜拜青春:年龄的文化史[M].梁永安译.北京:三联书店.2018.

[2][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21][22][24][美]罗伯特·波格·哈里森,梁永安译.我们为何膜拜青春:年龄的文化史[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1;2-3;2;55;10-11;14-16;16-17;18-19;20;23-24;25-27;28;45;57;126-131;143;187;187;187-189;189;149;224-225.

[23]卡尔·曼海姆著.卡尔·曼海姆精粹[M].徐彬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86.

[25][美]汉娜·阿伦特著.人的境况[M].王寅丽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192.

[26][27][28][29][30][31][32][33][34][35][36][美]罗伯特·波格·哈里森.我们为何膜拜青春:年龄的文化史[M].梁永安译.225;145;145-146;157;155-156;166;167-168;169;170;183;184.

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